

情感小说

瑟瑟瑟瑟

动荡年代

她用女性的温柔唤醒了男性的刚强

红尘

李于兰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李于兰 著

天 瑟 天 瑟

红 尘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瑟瑟红尘/李于兰著. -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11

ISBN 7 - 5008 - 2923 - X

I. 瑟… II. 李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9472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82075934 (编辑室) 62005038 (传真)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70 千

印 张: 13.25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 容 提 要

女主人公一生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生下来时，唤做小囡，被卖到妓院，受尽折磨。出落水灵后，取艺名叫师师，幸得到大户人家的大少爷宠爱，娶为小妾，但大户人家的错综复杂使她根本无法立足，最终，她失去了儿子，失去了男人的疼爱，甚至差点失去了生命。死里逃生是因为她遇上了山匪，年轻的山匪爱上了她，她感受到了另一种男人的真爱，然而山匪的命太短暂了，她再一次失去了爱。此时不知自己身世的她得以与哥哥相认，辗转来到省城，遇到了省城的银行家——年轻的花花公子，他爱她，却不能要她。她用女性的温柔唤醒了他男性的刚强，他把她从火坑中拯救出来，并把她纳为二房，取名新月，希望她的命运重新开始，像月亮一样美好。然而，他们的爱只能共患难却不能共甜蜜，他的背叛使她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之中。

本书细腻地写出了动荡年月女人对爱情亲情人情和国情的贴心感受，旨在说明：女人的命运，离不开国家的命运。对于时代造就的女人，我们除了敬慕，对她的一切无须指责。

目 录

第 一 部 分

小因被捆在床上，鸩母亲自将一只饿极的猫从小因的裤管里塞了进去，裤管被两个保镖死死地扎住，透不过气来的猫在小因的腿上、裆间乱抓乱咬，小因发出一声声凄厉的惨叫，鸩母的脸笑得变了形……

1. 生和死 (3)
2. 五个女人与生命的故事 (7)
3. 离乡背井 (44)
4. 初入黄府 (52)
5. 七姨太 (57)
6. 家破人亡 (73)
7. 风月楼 (87)
8. 初识风月 (103)

9. 二少爷的婚事 (118)
10. 嫁入黄府 (123)
11. 身世与阴谋 (138)
12. 生死轮回 (167)
13. 土匪的爱情 (197)
14. 兄妹相认 (219)

第二部分

出于好奇，新月一脚踢开房门，里面并没有锁，只见她的大床上，并排躺着两个人，下半身盖着被子，上半身裸露在外，男的正是贺玉民，女的呢，将整个身子偎在男人怀里，看不清她的脸……

15. 尼姑庵 (245)
16. 贺玉民的爱情 (261)
17. 城西小洋楼 (284)
18. 贺府恩怨 (301)
19. 新月在贺府 (323)
20. 劳雨露同志 (359)
21. 黎明前的黑暗 (375)
22. 新生 (413)

第一部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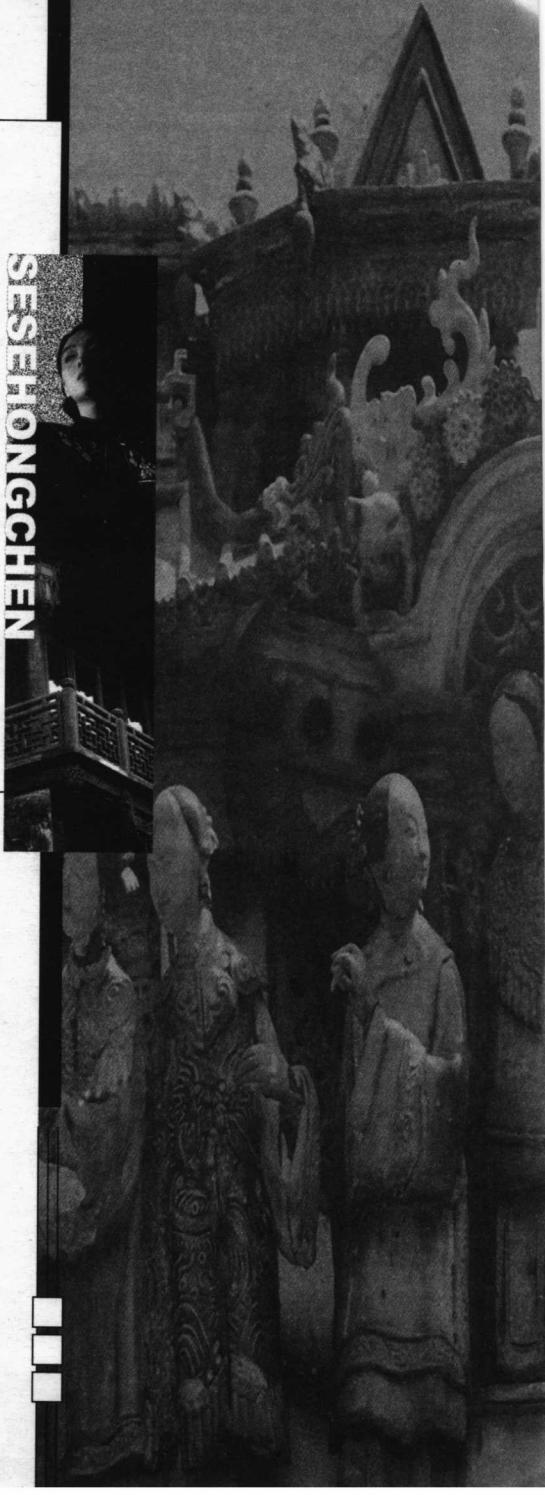
小因被捆在床上，鸩母亲自将一只饿极的猫从小因的裤管里塞了进去，裤管被两个保镖死死扎住，透不过气来的猫在小因的腿上、裆间乱抓乱咬，小因发出一声声凄厉的惨叫，鸩母的脸笑得变了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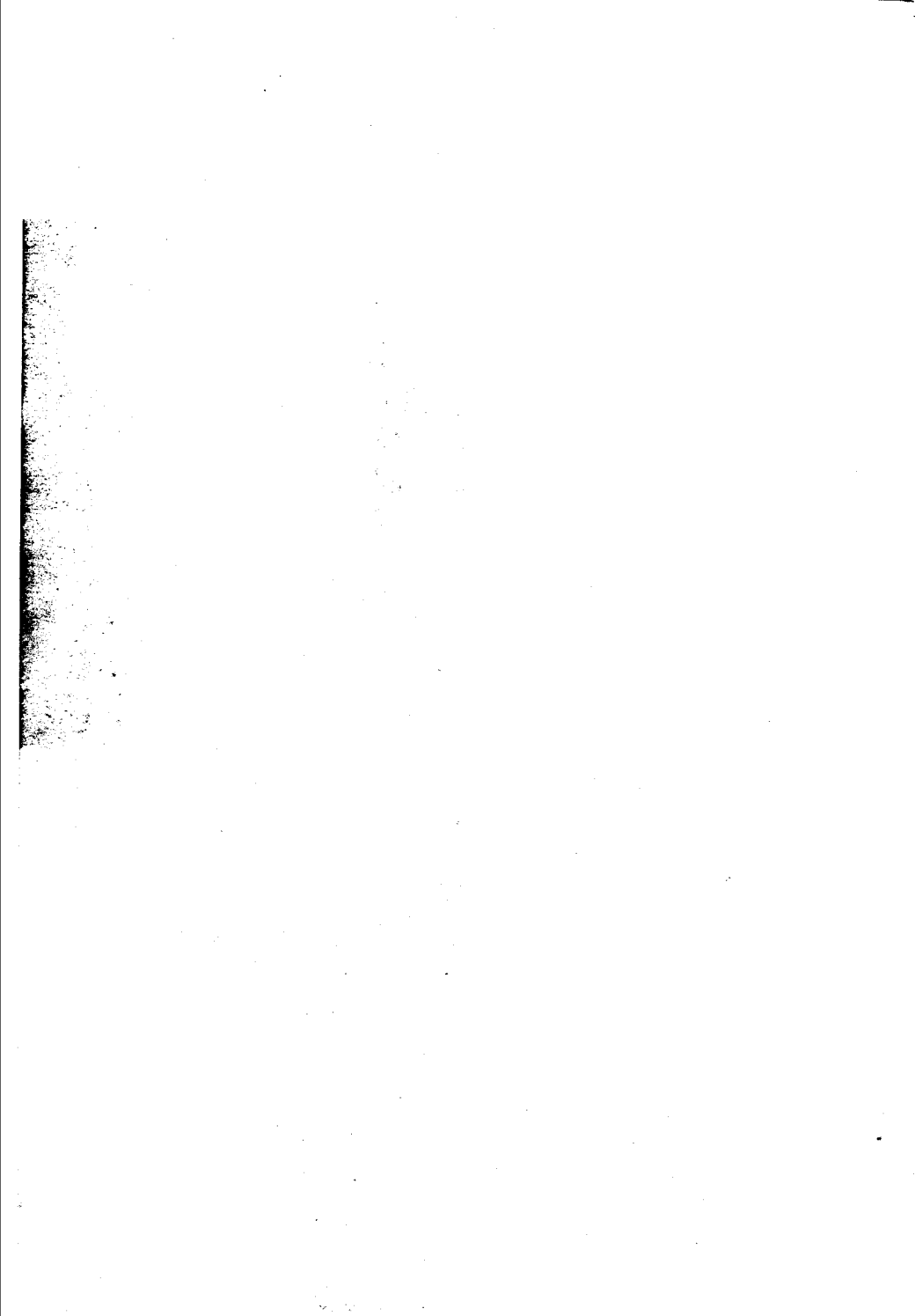
.....

他是那么有力，又是那么疼她，唤醒了师师沉睡许久的欲望，师师情不自禁地说：“你真棒！”真的，在大少爷身下，她本身并没有什么愉悦的感觉，她惟一的念头就是取悦他，报答他，而和豪哥却不同，他们是彼此疼爱……

.....

SESTIONGCHEN







1. 生和死

公元1900年，农历腊月除夕之夜。陕西省某县平山庄。

北国大地上，铺天盖地的雪花随着刺骨的寒风漫天起舞，麦子和河沟，房子和树木，仿佛都盖了雪花沉睡了。天是静的，地是静的，缩在屋子里的人是静的，只有雪的脚步声轻轻地响着。

在这样一个离春并不远的日子，寒冷把春的讯息深深地隐藏了起来。

韩家大院里却热气腾腾。堂屋正中，一堆干柴在燃烧，六十多岁的韩德天老太爷和三十多岁的儿子韩忠耿坐在柴堆前烤火，四只手和两张相似的脸被火烤得红热。韩家的仆人韩树人在一旁往火里添着木柴，火堆旁水壶里的水已经开了，韩树人往厢房那边扫了一眼，没有说话。

三个男人都在无声地等着厢房那边的动静，但就是迟迟没有他们想听到的声音。

“把水拿开，把罐煨上。”韩老太爷看着燃烧的火苗

说。“是，老太爷。”韩树人依言把装有一只土鸡的罐子放到火堆旁。

韩忠耿的女人蔡迎春在厢房叫唤，她从晌午过后就开始叫唤了，但一直生不出来。她的每一声叫唤都扯着韩忠耿的心，他的心七上八下的，不断地在祈祷。祈祷老天、祈祷韩家祖宗，保佑女人平安生子。

韩树人的女人赵招男在里间照顾着，韩树人晌午过后就去叫了接生婆来，接生婆早准备好了剪刀等必备品，眼看着夜已深了，迎春还是光叫唤不下蛋。接生婆急了，把她横提竖提，又在她肚子上一通乱揉，还是生不下来，只见血汨汨外流，赵招男用盆接着夫人流出的血，双手直发抖。接生婆点燃一柱香，在房内又跳又舞地胡弄一番，对赵招男说，“母子相克，只能有一个活在世上，快去问老爷，要娃娃还是要大人。”

赵招男出来时，阵阵诱人的鸡香已经将整个屋子弥漫得又暖又香，她却又冷又抖、惊惶失措地问，“老太爷，老爷，要夫人还是要娃？”韩忠耿听得，猛地弹起，悲叫一声“迎春！”拔腿就想往厢房跑，但双腿发软，还未迈步就倒在了椅上。老太爷脸上肌肉不住地哆嗦，但他还是镇静而威严地下令，“要娃！我韩家三代单传，不怕没婆娘，就怕没香火。”赵招男领命而去。不一会儿，厢房里传出一声宏亮的“苦——哇！”韩老太爷紧闭的眼突然睁开，他侧耳细辨这声音的性别。

而瘫软在椅上的韩忠耿听到的却是赵招男的一声悲号“啊——夫人！”他一听这个声音就昏了过去。



韩忠耿没有听到韩老太爷的一句至关重要的话，手忙脚乱照顾老爷的韩树人却听得明明白白，但他以后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这句话。

韩老太爷的这句话是，“鼠年鼠月鼠日子时生，四子俱全，若是男孩儿，定当大有出息，若是女子，必将有大难！”

接生婆出来，迎着韩老太爷发亮的眼睛说，“这丫头命硬，克死了她娘。”一听丫头二字，韩老太爷眼里的亮光突然消失了，他闭上眼，用微弱的声音对韩树人吩咐道，“谢接生婆。”“是。”韩树人将早已准备好的铜钱和几尺花布递给接生婆，接生婆并不走，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那罐冒着热气和香气的土鸡，老太爷说，“树人，让接生婆吃了吧，你扶我回房。”屋子里惟一能闻到鸡肉香的接生婆贪婪地揭开罐，呼哧呼哧地吃掉了那罐给迎春夫人准备的鸡。

韩忠耿从昏迷中醒来，火堆旁只剩他一人，柴已燃尽，火堆旁扔着啃过的鸡骨头，厢房的门打开了，一股血腥味直扑鼻孔，迎春的叫唤声消失了。他踉踉跄跄地奔进厢房，只见煤油灯下，迎春一动不动地躺着，被子上、床上，全是血，他扑过去，却被脚下的木盆绊倒了，血——满屋都是血！满屋都是迎春的血！在血腥中，赵招男把一个包裹举到他面前，“老爷，您看小姐！”韩忠耿没有接，他连看一下的欲望也没有，他呆呆地看着躺在床上的迎春，失魂了般，赵招男看出异样，连忙说，“老爷，您出去，别让血脏了您！”这时韩树人从老太爷的上房回来，

听到婆娘的声音立即过来把韩忠耿连抱带拉地弄出了厢房。

“我韩家绝后了啊！祖宗，我对不起死去的祖宗！”上房传来老太爷的一声长啸，接着就是一连串几乎喘不过气来的咳嗽，韩树人急忙放下老爷，奔老太爷房去。

“老爷！”赵招男放下包裹中的娃娃，手急眼快伸手出去接住了韩忠耿从嘴里喷射而出的一大口血。婴儿的啼哭声，主人的悲嚎声，佣人的呼天抢地之声，很快就被外面辞旧迎新的鞭炮声淹没了。

大年初一，平山庄在鞭炮声和小孩们的欢呼声中充满了喜闹气，而韩忠耿秀才家却撤了桃符挂出了白联，按乡俗，年轻女人死了是不能大肆吊唁的，只能速速地用破席裹了掩埋。女人因生孩子死并不稀奇，让庄上人多议论几句的是因为迎春死的这个日子。庄上最恶毒的骂话无非是，“你不得好死，死在三十初一！”迎春是属于不得好死之人。

其实迎春是庄上人人都夸好的媳妇，她生于秀才之家，知书达理，娴静和气，从不为难别人，但这样难得的少奶奶，居然死在这样一个日子里，连她的亲生爹娘也不能原谅。迎春的亲母已亡，父亲蔡秀才只派了最小的儿子来替女儿入殓，女儿不配有资格劳动长子亲自来，蔡家为迎春死在这样的日子感到丢脸。

没有得到孙子，韩老太爷的身子骨与精神都遭受了沉重打击，整日躺在床上哼唱，好像已经到了世界末日，天就快要塌下来了。

然而这样只是过了三天，韩老太爷就打足了精神，拄着拐杖来到厢房看望悲痛欲绝的儿子了。韩忠耿自从失去女人之后，就躺在床上没起来过，不吃不喝也没任何声息。在他的潜意识里，他认为女人本是可以不死的，是老爷子和那个不该来到世间的丫头硬要了她的命，他恨他们，不想再见到他们，就在他神思恍惚，快追随女人而去时，老爷子抓住了他的手，老爷子说，“只要根在，就不怕没香火，我还能等！你给我起来，准备娶亲，我就不信，我韩家世代单传，会在你这里绝了！树人，伺候老爷起床！”

韩忠耿对娶亲之事早已没了兴趣，他觉得自己在迎春离开的一刹那就阳痿了，雄风不再，他认命了。

2. 五个女人与生命的故事

韩忠耿从十五岁开始娶亲，一直娶到三十五岁，他一共有过五个婆娘，如果不是遇到迎春，他是绝对不会再娶了的，他怕了。韩家也就在他的一次次娶亲中逐渐败落，庄上人都说他克妇，而他自己却有一个不祥的预感，这不关他的事，而是实实在在的，祖宗没有荫庇他。他对五个女人，都很好，很体贴，他只是一介书生，谈不上命硬，不可能克死一个个健康鲜活的女人。

严格来说，韩忠耿不是怕女人，而是害怕女人生孩子，因为他的五个女人都是在生与死的考验中死去的，他

一方面极渴望得到一个活灵活现的小生命来伺弄，一方面又极恐惧地想逃避新生命这个事实。他与迎春在洞房花烛夜时，在最后的关头，他搂着女人痛苦地说，“我不想你生孩子！”迎春感动地把柔软的双乳紧紧地贴在他的唇上，她像一个充满幻想和自信的公主一样骄傲地说，“没事的，你放心吧，我是上天派来拯救你和你们韩家的，我一定会给你生好多孩子，像母猪生崽一样！”说完她娇媚地扭着身子，把韩忠耿拉倒。

十八岁的迎春是三十多岁的韩忠耿心中的女神，他轻易地就相信了她的话，扫除了心头的阴云，放心地尽享鱼水之欢。第二天早上，他发现床单上没有留下那种触目惊心的红，他在愣了一下后竟释然了，心情彻底轻松了，他害怕看见女人的血，他相信迎春真的是上天派来拯救他的女神了。

然而，迎春还是逃脱不了韩家厄运的自然规律，十月后，她还是走了，不过，她留下了一个生命，这是五个女人中惟一一个有生命留下来的。

韩忠耿十五岁时，急于传香火的韩德天为儿子迎来了第一房女人，女人比他大三岁，“女大三，抱金砖。”韩老太爷不惜花大量礼钱来找一个大媳妇，可谓用心良苦，韩老太爷晚年得子，当然没有耐心再多等几年了。虽然他对独生子的教育极严，希望他秉承门风，考秀才甚至中榜做官，但最重要的，还是娶妻生子，延续香火。否则，一切都是空，他可不想让儿子步自己后尘。

新婚之夜的韩忠耿并不知道娶个女人回家的实质意

义，行完大礼回到洞房之后，他仍旧像往常一样拿起书本，没读两句书，因日间应付宾客太累便趴在桌上睡了。羞羞涩涩的新娘子久等不见新郎来掀盖头，却听见了阵阵鼾声，偷偷撩起盖头一角，笑了。遂大姐般给他披了被子，见他睡得熟透，索性将他半抱半拖地弄上床，帮他和衣盖上被子，自己也和衣躺下。

不知是好奇还是激动，新娘子怎么也睡不着，于是轻手轻脚地给小新郎脱了衣服，她羞涩而惊奇地看见了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她情不自禁伸手摸了一下，妈呀，原来是硬硬的！这大概是男人和女人最大的区别吧。新娘子满意地用被子将它轻轻地盖了，过了一会儿，又忍不住掀开来看，她看到的是它软焉焉地躺在毛茸茸的世界里沉睡，她不觉轻轻笑出了声，这个东西太神奇了！

第二天韩忠耿醒来时，吓得叫出了声，只见自己的裤子被扒到了膝盖，新娘子的手牢牢地握着他两腿间的东西，她睡得正香，脸上还带着满足的笑。就在他慌乱地跳下床系裤带时，早已候在门外的丫环夏芍推门进来了。

夏芍比他小一岁光景，也是浑沌未开，一见少爷的难堪样，暗暗捂嘴笑。新娘子也惊醒了，脸红得像个染色鸡蛋，夏芍连忙过去伺候她更衣起床，韩忠耿胡乱地自个抹了把脸，漱了口，就低头往外走，被夏芍叫住了，“少爷，您要和新奶奶一起去给老爷请安的。”他的腿略迟疑了一下，还是走了出去，走了几步，抬头看见走廊上的红灯笼，便停下了脚步，在走廊上等。

韩老爷一看这对新婚人相隔得远远的给自己请安的模

样，就知道昨晚他们并没有完成人生中的最大转变，他肯定地判断是儿子不经事，可是这种事，做父亲的怎好对儿子开口？再说，韩老爷是个读万卷书的人，就算他肯原谅自己，孔夫子也绝不会原谅他向儿子传授床第之事。点拨儿媳吧，该是做公婆的事，可韩忠耿生下来时他娘就断了气。韩老爷不由得皱起了眉，接新人敬茶时也心不在焉的。这时，丫环夏芍跑进来，嗫嚅地报告，“老爷，少爷——少爷和少奶奶的交杯酒没喝——”

“什么少爷少爷？该叫老爷了！老爷和夫人，知道么？”韩老爷训斥着，也算是旁敲侧击告诉儿子，你是大人了，男人了！韩忠耿从小失去母亲，所有的管教都来自于威严的父亲，他对父亲绝对顺从，父亲在他心中就是权威，他甚至以为他是为父亲在活着，活着给父亲管教的。他听奶妈说过，他的命是父亲给的。

母亲生他时难产，只能保母子中的一个，是韩老爷毅然决然地说要儿子，所以才有了他，他想他该感谢父亲，是父亲给了他生命，有时候，他也会怅然地想起那未曾谋面的母亲，听奶妈说，她长得非常秀美，如果她不死多好啊，母亲一定会给他另一种不同于父亲的爱。

奶妈看出了韩老太爷的苦恼，韩老太爷的苦恼也正是她的苦恼，她对少爷的哺育使她不知不觉用母亲般的爱来关心他的一切，四十多岁的奶妈对韩老爷说，“您放心，我有办法。”

吃完早餐，韩忠耿像往常一样进书房去读书，新娘子则由夏芍陪着回房。韩忠耿并没有看进去一个字，他的脑

海里老是同一幅画面，扰得他心神不宁，那就是新娘握住他私处的样子，他一想起这情景就血液沸腾，同时又为新娘感到羞耻。他努力想让自己忘记那一幕，却无法做到，仿佛鼻间还留有新娘身上发出的那种清香，他忍不住偷偷吸了一口，他想，这种香味真好闻。

就在这时，夏芍进来了，脸上带着神秘的笑容，老爷不在场时，她并不怕少爷，她取笑道，“少爷——哦，该打，老——爷，要研墨吗？”韩忠耿这时嗅到了那种清香，明明白白是从夏芍身上发出的，他不禁脸红了，再也做不到像以前一样若无其事地吩咐她，只觉得她和新娘一样让他感到慌乱无措，便挥了挥手。夏芍却靠近他说，“奶妈到少奶奶房去了，不知说什么见不得人的话，把人都打发走了，门闭得紧紧的。”说完像风一样轻盈地飘走了。

韩忠耿再也无心装模作样地读书，他正准备提笔作幅画，小巧子兴冲冲地跑了进来，“少——老爷，老太爷吩咐下来，让我带您去学骑马！”小巧子是奶妈的儿子，跟他不像一般主仆那样生份，却像兄弟一般亲热。

夜终于降临了，两个新人在新房里别扭地坐着，他们还没有说过一句话，之前，他们也没见过面，只听说她是张举人的大女儿，心高气傲老嫁不出去，眼看着妹妹的婚期快到了，才咬牙匆匆嫁到了韩家。

不知道奶妈给新娘说了什么，新娘张大瑛突然变得胆大了，她大胆地拿眼看他，还抛过来那种他从没见过的眼光，让他又慌乱又血液沸腾，他坐立不安，真想逃出去时，张大瑛突然自己脱起衣服来，脱得只剩红兜兜和红内